

莊子-應帝王

(一至四篇)

黃岳詮 理事

此篇，是莊子以寓言故事的方式，闡述自己的政治及社會理想，延續老子無為而治的主張，並添加少私寡慾，無為去知的道理，當中也以故事方式，提醒世人以心待物、處事、對人的哲理。

第一篇

齧缺問於王倪，四問而四不知。齧缺因躍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。蒲衣子曰：「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。有虞氏，其猶藏仁以要人，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於非人。泰氏，其臥徐徐，其覺于于，一以己為馬，一以己為牛，其知情信，其德甚真，而未始入於非人。」



試註

齧缺問於先生王倪，而王倪四次皆是搖頭不知，齧缺離開後突然頓悟遂而大喜，急忙跑去同聖人蒲衣子說，蒲衣子說：「現在知道了嗎，虞舜比不過伏羲，是因為虞舜，雖施仁義而聚攏民心，卻始終離不開物我，而伏羲睡臥坦然，清醒時悠然自得，能將物我忘卻，自以為是馬，是牛，由此可以看出，他的理智、德性多麼純真，從未被物我所困。」

第二篇

肩吾見狂接輿。狂接輿曰：「日中始何以語女？」肩吾曰：「告我：君人者，以己出經式義度，人孰敢不聽而化諸！」狂接輿曰：「是欺德也。其於治天下也，猶涉海鑿河，而使蚤負山也。夫聖人之治也，治外乎？正而後行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，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，以避熏鑿之患，而曾二蟲之無知！」

試註

肩吾見了隱士狂接輿，狂接輿問：「日中始教了你什麼啊？」肩吾回答：「君王照著自己對事態的想法頒行政令，誰敢不服從並自我改變調適。」狂接輿說：「這是虛偽的啊，用如此愚昧的方式治理天下，如同徒步渡海，赤手鑿河，命令小蟲背山一般，難道聖人治理天下只注重於外在嗎，應當先修其身，其行，其德，才來教化人民，使民能順應自然而有所為。而且鳥都懂得飛高以避弓刀，小鼠都明白把洞藏於神壇之下，來防止被人鑿洞火烤煙薰，難道你們連這小動物避禍處事都不知。」



第三篇

天根遊於殷陽，至蓼水之上，適遭無名人而問焉，曰：「請問為天下。」無名人曰：「去！汝鄙人也，何問之不豫也！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，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，以出六極之外，而遊無何有之鄉，以處壘垠之野。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？」又復問。無名人曰：「汝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，而無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」



試註

天根遨遊於般的南面，行至蓼水邊，遇到一位無名賢者，問他：「請問如何才能治理天下。」賢者回：「滾吧，為何要問這些令人不悅之事，我正思考著如何能與造物之人為伴，乘飄渺雲氣，翱翔六極之外，漂流於虛無之境，生活在無垠的大地中，你為何要拿治理天下這種事，來撥亂我的內心呢？」天根又問賢者，賢者答：「你只要保持淡然純真，融入在清靜漠然之境，順應自然無為而不偏執徇私，那就已經治理天下了。」

第四篇

陽子居見老聃曰：「有人於此，嚮疾強梁，物微疏明，學道不倦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老聃曰：「是於聖人也，胥易技係，勞形怵心者也。且也虎豹之文來田，猿狙之便、執嫠之狗來藉。如是者，可比明王乎？」陽子居蹴然曰：「敢問明王之治。」老聃曰：「明王之治，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，化貸萬物而民弗恃，有莫舉名，使物自喜，立乎不測，而遊於無有者也。」

試註

楊子居謁見老聃問：「如果有人，反應迅速，看事透徹果決，並且學習不倦怠，這種人，可以和聖人並談嗎？」老聃回答：「如果把這種人和聖人並談，就像賣弄聰明之人更改政令而擾民所牽累，導致過於勞民身心。而且虎豹炫耀花紋招來獵人圍獵，猿猴自恃敏捷、獵犬擅長捉捕，才招致被繩索繫縛防止逃跑。虎豹猴犬這些動物，難道也能與聖人相比較嗎？」

陽子居驚惶的問：「那到底如何才是聖人之治呢？」老聃回答：「聖人治理天下，他的功勞普照天下，但卻好像不曾盡心盡力，政令教化萬物，然而人民習以為常不覺得有改變。建功績卓著，而不自持自誇，怡然自得般若無其事，但皆展現其深不可測的高度，遨遊於虛無之界。」

